



张晓玲小说《我和我的小尾巴》:

天真烂漫的情感拓扑

□谈凤霞

《我和我的小尾巴》不回避家庭结构变化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心理裂痕,以平实的笔触,描绘了从这些裂痕中生长出的新的情感可能。它用趣味丰沛的故事呈现童年生命的情感轨迹,也以天真视角刷新我们对世界和成长的固有认知,完成了一场由儿童主导的认知革新



《我和我的小尾巴》插图

儿童文学是“浅语的艺术”,追求“轻逸”品格,这已成为创作者的共识。然而,真正能将“深入浅出”这一艺术命题表现得炉火纯青的高手,仍是凤毛麟角。棘手之处在于往往不在如何“深”,而在怎样“浅”——要“浅”得贴合儿童的生活本真与生命绽放,且浅中寓深知、纳深情、藏深意、含深味。尤其以儿童视角叙事的作品,行文需如童言自述,却无刻意放低身段的矫揉造作之气。这对作者无疑是极大考验。

张晓玲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小尾巴》,讲述二胎家庭的有趣生活,字里行间满是天真气息。书名既点明第一人称儿童叙事者的身份,也揭示了角色关系,暗喻家庭结构从“恒星中心”到“双星并峙”的秩序变化。小说中的“我”从自己将满4岁时开始讲起,诉说了从妈妈孕育妹妹到妹妹长至4岁间的生活变迁。小姐姐“我”发现并经历的“奇奇怪怪”的点滴,构成一则则可爱有趣的小故事。每个故事均可独立成篇,有完整的前因后果与高潮起伏。全书以“我和妹妹的成长为线索,以幼儿口吻自述的方式,将这些氤氲着时光与惬意的小珠子串联成串,映照着一路跌跌撞撞却逐渐自洽的成长身影。

身为家有二宝的妈妈与才情横溢的作家,张晓玲对生活中孩子的趣事信手拈来。她熟捻孩子的语言、情态、行为与心理,落笔时总饱含深情,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温度。比如大宝“我”对新来的妹妹——这个看似“夺爱”的家庭成员,态度几经起伏。在《记得还》中,“我”絮絮叨叨地说,自己用过的物品可以送给妹妹,不用还,“但这个抱着你的妈妈是我暂时借给你的,你一定一定

一定要记得还”。这样的铺陈与对比,以率真稚拙的口吻,既展现了孩子的大度,也流露了源于对妈妈强烈爱意的“小气”,鲜活又动人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,记录孩子们的言行心理,描绘出一幕幕姐妹纷争与日渐深厚的手足情谊。

构筑亲情与反映成长,是这部小说的主旨。家人间虽难免有波澜,亲情却始终坚不可摧。姐姐因妹妹到来不得不事事“让着”,妹妹学会告状后,姐姐常会受到批评,承受了不少委屈与愤怒。原本是家庭“唯一恒星”的孩子,必须学着适应“双星系统”的新格局。正视这些“负面情绪”的存在与合理性,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治愈意义。所幸父母的智慧劝导与意外之喜,化解了诸多矛盾与委屈,让姐妹关系愈发亲密。动物园里,姐姐为让妹妹看到孔雀开屏,不厌其烦地亲自逗引。长大后分房睡,姐姐心甘情愿忍受妹妹的蛮横睡姿。当发现彼此想法诸多契合,姐姐甚至愿将妹妹当作“闺蜜”。这一路的转变,清晰展现了手足间从“对抗”到“共生”的和谐生态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小说中的父母形象同样鲜活可爱,他们在摸索中学习如何更好地爱孩子、教育孩子。父母敏锐捕捉到姐姐的状态,用心调和家庭关系。他们愿意早起陪孩子看日出,全家相拥观日出的场景,定格成温馨动人的家庭剪影。

“天真”成为作者独特的认知方法与哲学立场。当成作者放下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,将叙事权力真正让渡给儿童,经由天真视角的观照,一些被日常经验和成人思维固化的问题,便会显露出本真面貌:有时,儿童未经污



染的“直觉”,比经过规训的“常识”更接近事物本质。

《我想当妹妹》中,“我”发出这样的“天问”：“我的爸爸和妈妈总是固执地认为,在这个世界上,大的要让着小的。可是,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”平等意识,是孩子在与成人世界的博弈中逐渐萌生并强化的独立精神标志,这源于其对被尊重的深层需求。孩子的成长环境从未是隔绝现实的“真空”或“无菌舱”,他们会直面并思考各种看似“奇怪”的现象与规则,并尝试形成自己的应对策略。随着年龄增长,其思考也渐趋理性,比如关于“变大还是变小”的思索:“这世界已经向我展现出越来越多有趣的事物,原来模模糊糊的东西渐渐清晰,吸引了我更多注意力。我知道只有长得更大,才能看到更多、知道更多,所以,如果有人问我想变大还是变小,我……我想想,还是变大了。”这虽是稚嫩的想法,却包含对生活命题的辩证思考。

小说中最动人的教育哲学时刻,出现在《妹妹的小树》这个异想天开的小故事里:姐姐没有用科学理性去戳穿妹妹拿竹签当树苗种的荒谬,而是选择维护这个美丽的错误,呵护妹妹的天真信念。姐姐虽不相信竹签会长成树,却依然相信世界总会带来意外惊喜,这一态度体现了包容、欣赏与合作:“谁知道这两根竹签子种进泥土里,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?这个世界有多奇妙,我们人类啊,根本不知道。”儿童是天生的现象学家,常会悬置判断,让事物如其所示地呈现。小说以此结尾格外美妙,既自然展现了儿童认知的珍贵品质——对可能性的开放态度,也表达了对成长的未知性与丰富性的理解和拥抱。

小说尾声《写在后面的话》,是长成小学生的“我”(也是作家自身)的心语表白:“不管我们是不想长大,还是希望快点长大,日子都会这样不紧不慢、不长不短地过去,谁也不能拖着我们往后退,谁也不能拉着我们往前跑,每一分钟、每一小时、每一天,我们都只能用自己的速度前行。”至此,关于成长的思考既有了日常的平稳感,也有了存在论的哲理深度。

文学具有镜子与窗口的功能:作为镜子,这部小说让儿童读者看到自己的影子;作为窗口,这部小说让成人读者看见并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,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。成长关乎每一个“个体”,是个体在每个瞬间与周围世界及自我内心协商的动态过程,因此有着独特的方向、速度与节奏。《我和我的小尾巴》不回避家庭结构变化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心理裂痕,以平实的笔触,描绘了从这些裂痕中生长出的新的情感可能。它用趣味丰沛的故事呈现童年生命的情感轨迹,也以天真视角刷新我们对世界和成长的固有认知,完成了一场由儿童主导的认知革新。如此清浅,又如此通透。

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)

■编辑手记



《烧饼侯》,韩佳童著,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2025年7月

我与作者韩佳童的缘分,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10月。我从邮箱中发现了他的小说《九大碗》——这个标题勾起了我的好奇,细读之下更觉惊喜:故事围绕学厨少年展开,从一饮一食写到人间百味,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气,格外动人。而看到作者简介时,我更觉惊叹,这般老到的笔法,竟出自一位19岁的大一男生之手。当时,韩佳童还在读大学,这篇《九大碗》后来发表于2018年江苏《少年文艺》的一二月合刊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常收到韩佳童的来稿。他说他把玩游戏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,觉得这比玩游戏更愉快。就像游戏总有输赢一样,退稿也时有发生。在留稿、退稿、改稿的过程中,我渐渐发现他十分热爱中国传统技艺,尤其痴迷饮食文化,擅长在市井烟火的细节中刻画世间百态——这无疑是很好的创作方向,值得坚守。韩佳童的语言老到,凝练含蓄,因对明清白话小说兴趣浓厚,那些作品中鲜活生动的市井风貌与社会人性,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创作。

或许旁观者的视角能帮他更好地梳理思路、校准方向。他对我的建议十分认同,也由此明确了写作方向。对编辑而言,这样的“宝藏作者”实在值得珍惜。此后,他的创作愈发成熟,每次收到他的邮件,我既为发现佳作而开心,也为他的成长而欣喜。后来,我开始鼓励他尝试长篇创作。作为山东人,他对老家游厨题材信手拈来,于是选择最擅长的鲁菜题材,描摹老饭店厨子这一充满市井气息的手艺人日常,以及对师徒对美食文化传统的接力与坚守——《福如东海》便由此诞生。

《福如东海》出版后,获业界专家和前辈高度评价。编辑部正在策划“少年滋味”书系,而韩佳童有能力驾驭这类题材,《烧饼侯》应运而生。

《烧饼侯》同样描摹传统手艺人的真实生活,以及他们对精湛技艺的敬畏与孜孜以求。该书以少年打烧饼精进技艺为线索,讲述抗战烽火中山村少年顺昌的逐梦之旅,展现特殊年代里少年的成长历程:顺昌在十里坡开着一家小烧饼店,梦想成为传说中“烧饼侯”那样的高手。一次偶然,他得知“烧饼侯”并非指人,而是一种世间最好吃的烧饼。此后,他想尽办法制作,却始终未能成功。不久,日军入侵,顺昌积极为八路军赶制军粮支援抗战。在艰苦条件下,他用白面包裹玉米面做出“银包金”烧饼,外白内黄、香气浓郁,竟与传说中的“烧饼侯”极为相似……在严酷现实中,顺昌终于明白:这种烧饼就是世上最好的。它虽简单随随,却能让人扛饿、助军队打胜仗,这便足够。

小说以“烧饼侯”为线索串联全文,融入时代变迁与抗战元素,展现少年在复杂环境中的磨砺与成长,契合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对历史与宏大题材书写的诉求。在写作之初,作者常常回忆自己童年吃烧饼的经历:“从小学到初中,我吃了无数烧饼。吃过最好的,是小学西边那家烧饼铺的。打烧饼的老刘,只做一种口味——咸五香,配料除了面、水,就是油、盐、芝麻、花椒粉。那烧饼个大、厚实、耐嚼……来买烧饼的多是打工的、种地的、卖菜的,大家图的是早起能吃饱,一上午扛得住饿……大道至简。最简单的咸烧饼,反而散发着其他任何种类都替代不了的浓郁粮食香,让人们在无数个清晨为之垂涎。”作者的话语情真意切,朴实中藏着他对象家乡美食与风土人情的观察和热爱。

《烧饼侯》的故事发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。国难当头,像顺昌这样的小手艺人应该做什么?能做什么?手艺要服务于现实,手艺人更要带着手艺投入民族抗争中。“不管什么手艺,有用才是好手艺。制作烧饼、支援军粮,能帮战士们赶超敌人,这就是最大的价值。反过来,即便有再高的本领、再精的技艺,可当民族蒙难、民众需要时却无所作为,那这手艺也只能是一无用处。”至此,《烧饼侯》才真正拥有了一种精神。这是残酷的抗日战争中普通民众的觉醒精神:他们传承自古以来的侠义风范,赶制军粮、配合作战,用最朴素的行动践行着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信念。作品不仅展现了乡村少年在抗战时期的成长,更传承和书写了先辈的坚韧精神。

小说始终注重儿童本位的叙事策略,以儿童视角平衡历史的厚重感。作者写作含蓄克制,一方面以抗战为背景,展现出历史的宏阔与复杂;另一方面兼顾儿童需求,将重要时间线与历史大背景掩藏于日常生活细节中,使作品既保留儿童视角的真实感与生动感,又暗含历史的厚重感。

作品通过讲述乡村少年的成长故事,展现了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图景,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广大民众的精神滋养。那些农耕背景下的乡邻往来、春播秋收,那些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美好情感,感性地传递了广大民众对土地与粮食的热爱和敬畏,以及与此一脉相承的生活智慧,带给小读者启迪与感悟。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,《烧饼侯》通过对乡土中国的细致还原,将历史记忆以文学形式传承。当小读者在顺昌赶制军粮的故事中触摸历史时,个体叙事便熔铸了民族集体记忆。

一粥一饭尚且不能急功近利,何况创作。无论对于作者还是编者,勤勉、尽责、积极行动这些朴素的价值,会赋予我们最扎实的自我实现力,促使我们不断接力与坚守。韩佳童的儿童文学创作,是个人成长与文学探索的有机融合,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创作者在不同人生阶段不断突破与成长的历程。饮食有酸甜苦辣,人生有喜怒哀乐。煎炒烹炸中不乏奥妙,砥砺前行中自有精彩。让我们和美食少年一起,打磨生活的“厨艺”,感悟成长的滋味。

(作者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)

打磨生活的「厨艺」,感悟成长的滋味

□沙群

铺展一片辽阔的精神原野

□陈铁梅

如果要在浩瀚书海中选一本浪漫、温暖的图画书与儿童共读,我一定会选择作家伊莎贝拉·希姆勒的经典力作《家》。

以“**有意义的形式**”,构筑**高格调的审美世界**。儿童的审美世界天真洁净,不同的审美形式能陶冶出不同审美情趣与格局的心灵。绘本作家伊莎贝拉·希姆勒深谙此理,在作品中,她始终以“有意义的形式”为儿童铺展高格调的审美天地。

普通章鱼的家深藏海底,阳光穿透海水,为它隐蔽的石居别墅墙上别样美感:光晕、海星、石卵与海草、海贝、气泡相互映照,静谧中透着暖意,这是冷暖色调交织的色彩美;织叶蚁的家用墨绿色、翠绿色、草绿色与中黄、柠檬黄构筑同种色与类似色的世界,万绿丛中那点红——织叶蚁,灵动诠释着红绿对比的张力,这是对比与和谐共生的美;十字园蛛与蕾丝城堡,则是彩色与无彩色碰撞的美……伊莎贝拉·希姆勒将对比与和谐、节奏与韵律、变化与统一的形式美感赋予动物及其家园,让生命张力从大自然深处跃出,鲜活地呈现在儿童眼前,让他们懂得何为美、美从何来。

尊重儿童认知节奏,缔造有关“家”的想象。伊莎贝拉·希姆勒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“家”的万千形态。儿童透过这本图画书认识了不同动物及其家园,了解到“家”的“建筑材料”千差万别:马达加斯加彗星尾天蚕蛾和十字园蛛的家,由自身吐出的银色丝线编织而成;欧亚河狸的家,用“锯”成的木条搭建;普通黄胡蜂的家,是唾液混合嚼碎的干燥树皮制成。“家”的质地也各具特色:欧亚攀雀的家松松软软,树蛙的家是透明泡沫,白蚁的家则像山一样巍峨。形状上,普通黄胡蜂的家呈茧形,缎蓝园丁鸟的家为环形。而不同动物家园的功能与进出口设计,皆因物种特性而异。这些原本儿童无法直接触摸、感知的世界,在伊莎贝拉·希姆勒诗意的语言与精美的画面中被

一一揭示,在儿童心灵中播下热爱、发现、探究、想象的种子,助力他们认识世界、了解世界,让他们“看见”自然山川、动物草木、生命成长,同时在“看见”的过程中,逐步建立并发展观察、沟通、想象、审美、创造等能力,培养爱、责任、勇敢、坚韧等品质。

伊莎贝拉·希姆勒懂儿童,她知道他们想知道什么,也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知晓这些。因此她尊重儿童的认知节奏,以亲和优雅的方式,用一幅幅画面、一句句短语,构筑出一个有温度的世界。寄居蟹的换房行动、缎蓝园丁鸟的装修工程、毛蛾的悄然蛰伏、金雕雄踞悬崖的傲视天下,让儿童在角色共情中理解“温柔与力量”“自处与共生”的辩证关系。

注重美育的过程设计,让图画与文字协同发力。伊莎贝拉·希姆勒对助力儿童获得美感、增长知识、感知温情的过程设计极为巧妙,她让文字与图画相辅相成,二者并非谁依附于谁:图画不是文字可有可无的插图,文字也不是图画的简单说明,而是共同作用、一同演绎和叙述关于“家”的一切。

图画以灵动的图形将“家”具象化、形象化,用绚烂的色彩渲染“家”的情绪与情感,借多变的构图营造情境、环境与空间。由此,图画自带强烈的视觉冲击力,让这本图画书完成第一层次的“好看”。而更深一层的“好看”则来自文字:简明精准的叙事、生动有趣的动物“自叙”,不仅将“家”的构造、材料、功能等一一呈现,更赋予其戏剧性。正是这些简单的短语引人浮想联翩。文字,让想象力得以无限生长。

读者借由《家》中的图像理解



《家》,【法】伊莎贝拉·希姆勒著,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2025年1月

“家”这一抽象表述与语言符号,在父母朗读时将发音与文字、图画相对应,这正是儿童对文字进行“图像化记忆”的认知奥秘,进而实现语言与思维的共生共长。在《家》中,伊莎贝拉·希姆勒让图形与文字两种媒介在不同层面各自绽放,又相互交织,共同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世界。

当儿童手捧《家》时,其实是在接过伊莎贝拉·希姆勒传递的对美的理解与信念。反复阅读的过程会内化为独属于他们的审美经验,日积月累便会连缀成篇,留下美好的精神印记。将来,他们便能以审美创造力为刃,劈开通往未来世界的道路。由此可见,《家》为儿童建构了认识世界的重要基石——在文字尚未完全叩开认知之门时,为稚嫩的心灵铺展了一片辽阔的精神原野。

(作者系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)

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二维码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PHOENIX JUVENILE AND CHILDREN'S PUBLISHING LTD